

An American Tragedy

[美] 德莱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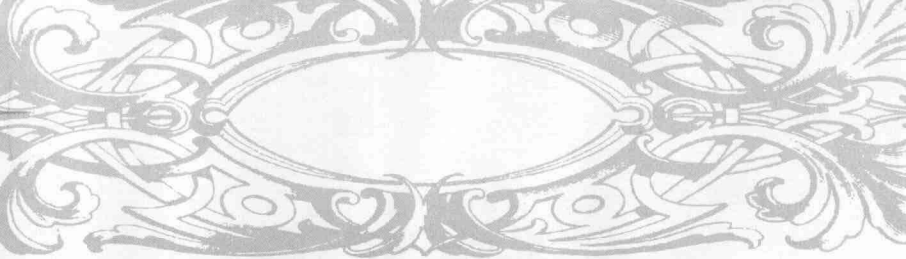
美国的悲剧

下

An American Tragedy

An American Tragedy

北京燕山出版社



[美] 德莱塞

美国的悲剧_下

黄禄善 万俊 魏国富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悲剧 / (美)德莱塞(Dreiser, T. H. A.)著;黄禄善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03-8

I. 美… II. ①德… ②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38 号

责任编辑:梁贵群

美国的悲剧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27 印张 725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50 元

第三十九章

他们两人意见如此对立,尤其是谁也无法摆脱眼前的困境时,如果还不能得到机遇的话,只能招来更大的困难,乃至灾难。可偏偏天不赐良遇。罗伯达天天去工厂上班,此事在克莱德心里总是驱散不了。只要说服她去别的地方上班和生活,不要总是见面,或许就可以让他冷静地想想。可她常在厂里露面,似乎在不停地催促他究竟有何打算,简直无法让他考虑考虑。事实上,他再也不如以前那样喜欢罗伯达了,所以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本该去关心她。桑德拉使他着迷了,只要一想起她,就显得魂不守舍的样子。

克莱德不顾眼前的处境,仍然沉醉于追求桑德拉的美梦中,而对罗伯达目前的悲惨境地,他视此好像是头上偶尔飘过的乌云遮住了迷人的梦幻一般。因此,一到晚上,只要他暂时不必对付罗伯达这件事,他还是利用在上流社会有熟人的关系,常常出去交际应酬。他最得意的时候是哈里特家或泰勒家请他赴晚宴,还有芬奇利家或是克兰斯顿家有晚会,要么陪桑德拉去,要么能够见到桑德拉而使他心花怒放。桑德拉对待他,不像过去那样因好奇而对他施些诡计并且矫揉造作。她经常公开地来找他,或利用上流社会交际场合跟他见面。对那些老一辈人来说,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这些交际活动总是和桑德拉那个圈子里的年轻人有关的。

芬奇利太太对交际活动特别精明,眼光也特别锐利。尽管她一开始对女儿一帮人如此钟爱克莱德,觉得有些奇怪。可当她看见,不仅他们家,而且桑德拉那个圈里的人及别的家庭,几乎都不断邀他赴宴做客,芬奇利太太才意识到克莱德在社会上的地位,肯定比她想像的要稳固。后来,她甚至通过她儿子及桑德拉,打听有关克莱德的情况。从桑德拉那里含糊其词地得到消息,克莱德好像是吉尔·格里菲思和贝拉·格里菲思的堂兄弟,现在几乎人人乐

于跟他交往，因为他长得可爱，尽管没钱，可她觉得，她跟斯图尔特应该招待这个人。她母亲听后就相信了，不过叮嘱女儿不要跟他太亲近。桑德拉虽然明白母亲的话有道理，可她早已被克莱德吸引住了，只好欺骗她母亲，想尽办法偷偷地同克莱德来往。其实，跟他们接触频繁的人，都觉得他俩的亲热劲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芬奇利夫妇知道的话，肯定会吓了一跳。以前克莱德一直对她充满幻想，而今桑德拉自己都被对他的思念和眷恋所征服。他们马上就要接近神秘、危险而又变幻莫测的情爱边沿了。事实上，他们不但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握手、接吻、眉来眼去，也对未来的生活具有那么朦胧而又不断强烈的幻想。尽管他俩说也说不清是什么，可他们还是紧紧连在了一起。

或许一到夏天，况且转眼就要到了，他俩会在第12号湖上驾起一叶小舟，岸边长长的树影倒映在银色的湖面上，微风习习，吹起阵阵涟漪，这时，克莱德划着桨，桑德拉闲卧在他身旁，用种种对未来的暗示折磨他。也许，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克兰斯顿家和范特家西南的那条乡间小道上，路面覆盖着青青草皮，落满斑斑点点的太阳光，他们可以在六七月间慢悠悠地去观赏离此以西大约7英里的天启岬奇景。或许他们会去沙隆乡村集市，她全身是吉卜赛女郎的打扮，正在那里看管一个摊位，或是显露她一向具有的遛马绝招，在那里露一手，可到了下午，就喝茶，跳舞，但在月光下，她疲倦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们默不出声眉目传情。

没有世俗的逼迫。也没有因父母的专制而产生的将来可能反对的禁忌。只有他们的爱情和夏日风光，及田园般幸福的进程，直至最后无忧无虑、无人反对而结合，使他永远属于她。

与此同时，罗伯达这方面，漫长的、凄惨的、怕人的两个月已过去。尽管她早就想好了，可还是没能走出那一步。要是跨出这一步，克莱德定会身败名裂。尽管她确信，克莱德只是一直在设法逃脱罪责，并不真愿意跟她结婚，可罗伯达跟克莱德一样，也让这件事放任自流，她害怕采取实际行动。因为在那以后的几次交涉中，罗伯达告诉他非要跟她结婚，克莱德虽然含含糊糊的，可一再威胁

她，他怎么也不会跟她结婚的，即便是她去他伯父那里告状，顶多他上别处去好了。

克莱德提出，假如他在莱柯格斯目前的情况受到干扰，使他不能保住地位的话，他就没有力量跟她结婚。再说，要是她真需要他帮助时，他也可能一点忙也帮不上。正是这点提示，使罗伯达认真考虑了克莱德至此还尚未充分暴露的那种冷酷的性格。其实，她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初他逼她放他进屋，早就暴露真面目了。

虽然罗伯达没有什么行动，可他生怕她随时真的采取行动。因此，他稍微改变了一下态度。在她尚未向他威胁前，他一直对她漠不关心，此时就要装出有点关心、善良和友好的样子。他发觉自己的处境确实危险，他就更要耍弄一下手段了，要超出过去的手法，或许可以让罗伯达降服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继续装作对罗伯达目前的痛苦情况非常关心，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他还愿意跟她结婚（尽管他无法说服自己这么做），那他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削弱她逼他马上结婚的决心，他也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想一切办法，既可以不逃婚，也不逼着自己离开莱柯格斯。

尽管罗伯达心里明白他态度突变的原因，可她毕竟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并心神恍惚，所以她愿意听听克莱德假装同情她，却并非出自真情的一些批评意见。她答应他的请求，等一段时间再说。他向她解释说，在这期间，他不仅要凑点钱，还要设法把厂里的工作安排妥当，而后腾出时间到外地跟她结婚，并把她和孩子安顿好，她到了那里就可以是个合法的结了婚的女人了。然后，尽管他没有解释清楚他本人的情况，他还是要回到莱柯格斯来，尽他的力量给她寄钱去。不过，有个条件，没有他允许，罗伯达不可以说出他已经跟她结了婚，或者以任何方式指出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另外，两人还达成以下谅解，这也是罗伯达反复坚决表示同意的，只要他跟她结婚，她同意以遗弃或其他理由离婚，到远离莱柯格斯的某个地方去，因而这里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此事。两人讲定这事在他们婚后某个时间办妥。尽管克莱德对此事不容乐观，可他相信，只要跟罗伯达成了婚，她还是会照办的。

克莱德向罗伯达许下诺言时,当然不是诚意的。至于罗伯达是否诚心诚意,他根本就没有留意过。他不想离开莱柯格斯,哪怕是为了她摆脱困境而短时间的离开,除非迫不得已。那样意味着他要跟桑德拉作短暂的分别,可这种暂且的离别,不管时间长短,定会大大地妨碍他的计划。因此,他还是顺其自然,甚至竟无聊地想到来个假结婚之类的事。这种游戏只能在某些情节夸张、轰动一时的电影里见过。例如一个假牧师,拉上几个证婚人,倒是可以蒙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乡下姑娘的。可惜罗伯达不是这类人,这需要花很多时间、金钱、勇气和手段。克莱德想了一下,觉得自己没有这种能耐。

他再次明白,自己正面临一场不可逃脱的大灾难,除非有什么尚未见过的援助出现。有时,他甚至幻想,万一到了紧要关口,罗伯达不上当了,她把他们的事揭发出来,那他干脆就否认她所指控的那类关系,或者说,他们的关系始终是上下级关系,如此而已。太可怕了,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此时此刻,罗伯达已经感觉到怀孕的各种症状和不安。她向克莱德解释了情况,并坚决说明,尽管她自己大胆克服,可过了6月1日,恐怕就不能再去上班了,因为那时女工们很可能有所察觉,会让她受不了的。而恰巧在这时,桑德拉告诉他,最迟到6月4日或5日,她,她母亲,斯图尔特及一些仆人,要去第12号湖畔他们的新别墅处,看看要在避暑前完工的设施搞得怎样了。以后不超过18日,克兰斯顿家、哈里特家等也会纷纷赶来,贝拉和麦拉很可能也去。到时,克利斯顿家会邀请他去度周末的,这事她会通过伯蒂娜来安排。一切顺利的话,哈里特家、范特家以及住在那里的其他人家,当然也会请他去度周末。还有格林伍德湖畔格里菲思家,凭跟贝拉的关系,他也可以去那里。7月间他有两周休假,那时不妨住到松树岬娱乐中心去。只要她提一下,或许克兰斯顿家、哈里特家都会来请他的。克莱德估计,用不着多少钱,他认为只要平时收紧一点,他便可尽情享受一下湖畔别墅的生活,这些以前只能在报上见到,更何况他还可以在各家别墅里见到桑德拉呢。况

且这些别墅的主人对他的到来，并不像桑德拉的父母那么不客气。

这时，桑德拉还是第一次告诉他，由于他继续向她大献殷勤，她父母已表示不满，已经开始谈到要去欧洲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这会是她、她母亲及斯图尔特可能在国外要呆上2年。看见克莱德因听了这个消息而脸色阴沉，情绪低落时，桑德拉也很难过。她马上补充说：千万别难过，千万别难过，她相信最终肯定有好办法的。因为，从现在起到那时，除非有什么事，如果说不是因为她对克莱德炽热的感情；那就是她自己出奇制胜的突然进攻，把母亲对克莱德的看法转变过来。要不然，她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被迫采取措施挫败她母亲，至于什么措施，她不肯说出来。尽管克莱德有些头昏脑涨，他暗中猜测肯定同他一起私奔和秘密结婚。这样，不管她父母有何看法，也不能不承认了。确实，在桑德拉的心中，也开始模模糊糊地形成这种思想，只是一直受压抑而已。接着，她直截了当地对克莱德说，问题是她母亲想竭力劝她嫁给一个一向对她大献殷勤的年轻人——可谓门当户对的一桩婚事。她还高兴地说，既然自己那么爱克莱德，要她答应那门亲事，那可不容易。“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岁数不到，这是麻烦事。”她开始说起大白话来了。“当然，他们就拿这点来压我。可一到10月份，我岁数就到了。从此，我要你知道，他们不可能对我怎样了。我高兴嫁谁就嫁谁，我自己做主。要是这里不行，那好吧，反正有的是办法。”

这个主意对克莱德来说，就像是甜甜的却使人精神错乱的毒药，头脑一下子发昏。只要没有罗伯达的事情就好了。那是个怕人的，而且是解决不了的难题呀。如果没有罗伯达，没有桑德拉父母的反对，尽管桑德拉表示她有办法克服，那等待他克莱德的岂不是天堂吗？桑德拉、第12号湖，上流社会、财富、她的爱和美丽，都属于他了。一想到这些，他简直如痴如醉了。只要跟桑德拉结成婚，她的家人还能怎样？当然只好默认了，把他们接回来，住进金碧辉煌的莱柯格斯别墅里，还得想法供养他们。毫无疑问他也会由此到芬奇利电气吸尘器公司供职。不说他的地位跟吉尔伯特·格里菲思，以及那些当初在莱柯格斯瞧不起他的人相比较要高于

他们一筹，也至少平起平坐了。他将和斯图尔特一起，成为芬奇利家族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还有桑德拉，她的突如其来，犹如《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遇到的光辉奇迹之中占据中心地位或至高无上的宝石。

他不知道怎样度过从现在起到10月份的这段时间。他没有认真考虑罗伯达提出现在要跟他结婚的要求，认为他还是可以将此事拖一拖。与此同时，他也痛苦不安地意识到，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危险地站在灾难的边缘。这个社会，他的母亲也会认为，他有责任至少把罗伯达搭救出来。可是埃斯塔呢，有谁救过她？她的情人？一点也不受良心的指责，就抛弃了她，而她也没有因此去死呀。现在罗伯达的情况并不见得比他姐姐差，干吗她定要把他的一生毁了？干吗她非要逼他做从社会地位、审美、情欲或感情上简直与自杀毫无二致的事呢？如果她这次宽恕了他，他会更多地补偿她，那当然是用桑德拉的钱了。他不可能也不会让罗伯达对自己这样。不然，她就毁了他的一生。

第四十章

偶然发生的两件事，使克莱德和罗伯达之间意见分歧不可调和了。有天晚上，罗伯达偶然瞥见克莱德在邮局前面中央大道边上停了下来，跟阿拉贝拉·斯塔克说了几句话。阿拉贝拉正坐在一辆很有气派的大轿车里等她父亲从对面斯塔克大厦里出来。斯塔克小姐穿着一套很符合时尚的、合上流社会口味、配得上她矫揉造作脾性的时髦衣服，撒娇似地坐在驾驶座旁，不仅给众人看，也是给克莱德看。这时，罗伯达因为克莱德一再拖延，而自己又坚决要他设法提供帮助，几乎快要疯了。对她来说，斯塔克简直是安逸、奢华、飘逸、洒脱所有一切的化身，正是这些使克莱德着了迷，因此一再拖延，并对她可怕遭遇无动于衷。其实，依目前的状况，她有权这么提出来。可是，话又说回来，万一他答应了她的请求，放弃

所有的东西,那与前者比较,她能给克莱德什么报偿呢?什么也没有,想到这,真有些泄气了。

不过,她把自己遭轻视的可怜遭遇,跟斯塔克小姐作比较后,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恨和敌视。这太不合理,太不公平了。自从上次跟克莱德讨论过此事后,好几个星期,不管在厂里还是别处,他根本就不睬她,更不去她住处看她了。他担心她又会提起那个令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罗伯达感到,克莱德不仅冷淡她,也真的恨她。

她看完这个平常却有代表性的场面后,回家去了,心里充满的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悲哀和痛苦。什么爱情呀,安慰呀,都已烟消云散,以后也恐怕不会有了……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有了。啊,多可怕……多可怕呀。

另一方面,克莱德有一次也碰巧看到了跟罗伯达直接有关的场面。这件事,在有人看来,会觉得是命运的嘲讽、作弄而成的。这个星期天,一帮年轻人在桑德拉提议下,开车驶往莱柯格斯以北的箭湖,决定到特朗布尔家的别墅去度初春的周末。比尔茨是必经之地,车开到这里附近,必须往东绕道,往罗伯达家方向开,随即会看到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从特里佩茨米尔斯延伸,经过奥尔登家的农场。他们的车子朝北掉头,才开上这条公路,几分钟以后直接开到了靠近奥尔登农场的分道口。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通向比尔茨。开车的特雷西·特朗布尔建议有人下车,到附近农家打听一下,这条路是否通往比尔茨。克莱德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他跳下车,看了一下岔道口一只信箱上的名字。这信箱显然是高地上破破烂烂的农家的。他大吃一惊,上面写的是泰特斯·奥尔登——罗伯达父亲的名字。他当场回想起,过去罗伯达提起过,她父母住在比尔茨附近。这里想必是她家了。他一下子惊慌失措,不知道该不该往前走。因为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罗伯达,很可能她拿到老家给家人看过。何况眼前这荒凉破旧的地方跟罗伯达有关,当然就跟他有关了。就此一点,他恨不得调头就跑。

坐在他旁边位置上的桑德拉,察觉到克莱德在犹豫,便高声喊起来:“怎么啦,克莱德?怕狗叫吗?”克莱德此时马上想到,如果他不马上往前走,其他人肯定对他会有更多的议论,于是直奔小路而去。他仔细打量了这座房子,心头涌起最困惑、最痛心的念头。房子够破的了,屋顶都坏了,直往下塌。北边是个破烟囱,底座四周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嵌过水泥的石块。南边的那个烟囱,快要塌下来了,正用几根圆木撑着。此刻他正踏着通往高地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那一块块早已开裂、错位的石板,算是正门的台阶,真让人沮丧。还有那些连白灰都没刷过的披屋,在四周其他房子陪衬下,显得更加让人沉闷。

“啊!”这就是罗伯达的家。克莱德心想,自己正一心想高攀桑德拉和这些莱柯格斯上流社会的人,罗伯达竟然提出要跟他结婚!桑德拉刚才跟他一块在车上,此时正看着这一切,虽然她不知道所发生了什么。太穷了!真够骇人的。他本人也是从这种穷地方开始起步的,现在已经走得该有多远啊!

他觉得肚子上好像让人打了一拳,一阵恶心要吐,就往正门口走去。然而,似乎命运故意让他难过似的,开门的恰恰是泰特斯·奥尔登。他身穿一件破旧不堪,连肘子弯也露了出来的外套和一条宽松、破旧的斜纹布裤子,脚穿一双粗劣、不擦油、不合脚的乡巴佬儿皮鞋。他两眼直盯住克莱德看,仿佛在问他有什么事。看到他那一身打扮,那眼睛、嘴巴太像罗伯达了,他真的吓了一跳,赶紧问那高地底下那条东西走向的路是否经过比尔茨,并跟北面的那条公路相连。此时只愿他说一声“是的”,他会马上回头就跑。可泰特勒偏从台阶上一步步走下来,走到院子里,举起胳膊比划了一下表示若要舒舒服服走段路,最好顺着特里佩茨尔斯这条向南的路至少走上两英里,再往西拐弯。克莱德匆匆道了谢,没等泰特勒把话说完,他早就跑了。

这时,他内心非常沮丧地想,偏偏在这个时候,罗伯达要他马上把莱柯格斯赐予他的一切,例如桑德拉,还有即将到来的春夏季节,还有爱情、罗曼史、欢乐、地位、权力等都要统统抛弃了,跟她一

块去外地结婚，偷偷地躲到一个罕无人迹的地方去！唉，太可怕了！而且，他这么年轻就有了小孩！唉，当初真傻，意志那么薄弱，就跟她发生了私情？就是那几个孤独的夜晚吗！唉，当初为何就不能等一等呢，这另一个新世界不照样对他开放着吗？要是当初他能等一等就好了！

可现在，毫无疑问，如果他不能立刻干脆地摆脱掉罗伯达的纠缠，那他定会丧失了珠光宝气般新世界给予他的一切厚遇，而他原来出身的那个穷困的世界，便会伸出沮丧的双手，把他重新抓回去。如同当初，也差点因为穷困而被扼杀了。他生平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说来也怪，这姑娘和他出身如此相似，从一开始两人就彼此强烈地吸引了对方。为什么会这样？不管如何，人生确是多么希奇百怪呀？然而，使他更觉折磨的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出路。从那时起，他一路上想的就是再想想有何解决的方法。罗伯达或她的父母，不管谁向他伯父或吉尔伯特告发一个字，他就彻底完了。

一想到这些，他就心烦意乱。本来在车上他还起劲地跟大伙儿讨论怎么玩法，现在一上车，就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桑德拉紧挨在他身边，刚才还悄悄跟他谈论今年夏天的计划，这时不谈了，只是轻声细语地说：“小宝贝怎么啦？”（每当克莱德不开心时，她喜欢像逗小孩一样跟他说话。她的这种嗲声嗲气，如同触电似的，立刻见效，使克莱德觉得甜滋滋的。有时，他也称她“他的咿呀学语的小姑娘”）“脸都沉下来了，可刚才还是笑嘻嘻的。得了，我的小宝贝，马上高兴起来吧。对桑德拉笑一笑，克莱德，拉着桑德拉的胳膊，做个乖小孩。”

她转过脸来，直望着克莱德的眼睛，看看这套逗小孩的话有没有效果。克莱德当然也尽量装出眉开眼笑的样子。然而，即使此刻有桑德拉如此令人惊异的迷恋，他脑子里始终浮现出罗伯达的幽灵，以及与他密不可分的一切——她的近况，她最近的决定。除了跟她一起出走，显然别无选择。

唉！与其让自己陷入困境，还不如一走了之（哪怕以后永远失

去桑德拉),如同当初在堪萨斯城轧死一个小孩后一走了事一样。从此,这里的人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不过,这意味着,他将失掉桑德拉以及这里所有的东西,失去他的伯父等等的一切!多大的损失呀!多大的损失呀!他又要重新流浪他乡,受苦受难,还要给母亲写信,告诉她离开莱柯格斯的原因。如果这里有人写信去的话,肯定会把什么都告诉她的,那就更糟了。那些亲戚会怎么看他呢!最近他还给母亲去过信,说自己在此很顺利。为什么他这个人总是碰上这类事?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总是一次次从这里逃到那里,到了别处又重新开始,也许更糟,结果还是不得不再逃。不,现在他不能再逃了。他必须面对这次磨难,怎么也得想办法解决问题。他必须这么做!

老天哪!

第四十一章

到了6月5日这天,芬奇利一家真的走了。对此桑德拉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并提醒他早作准备,以便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周末去克兰斯顿家。至于具体日期,以后她会通知他的。桑德拉的走,对克莱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至让他心神无主,不知道做什么才好。而他和罗伯达纠缠不清的关系,使他非常难过。此时,罗伯达的恐惧和要求更显得紧急,不可能再只是安慰她,说自己便能设法帮助她解决的了。不管他怎么为自己辩解,罗伯达心里清楚,她的境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不能视为儿戏了。她的身材,正如她自己肯定的(尽管多半是她心里紧张而想像成的)已经完全走样了,让她无法掩饰下去了,因而马上会被同厂的人所察觉。她无法再安心上班,或者安心睡觉了。在这里,她呆不下去了。她甚至觉得有些初期的疼痛感了,当然这纯属她恐惧所致。克莱德必须马上跟她结婚,这点她很早就说过,马上跟她一起走,到某个地方去,说实话不管远、近,只要能安渡这次可怕的难关。而且她同意,几乎

是哀求，只要他们的孩子一出世，就放他走，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永远不会向他索取什么，永远，永远不会。不过现在，这个星期——最迟不超过 15 日，他必须照他以前答应过的那样，帮她渡过难关。

这等于是说，他要在去第 12 号湖看桑德拉之前，就得跟罗伯达一块走了，以后真的再见不到她了。另外，他心里清楚，他要冒这个险，少不了要笔钱，可他迄今还没有积攒起那笔钱。尽管罗伯达对他说，她有一百多块钱的存款，只要结了婚，就可以用这笔钱了，或者只要他决心离开莱柯格斯到外地去，她也可以拿出这钱贴补生活。尽管她说过此话，好像等于没说似的。因为克莱德心里只想到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他的一切都牺牲了。而且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跟她一起到不太远的地方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了。可这一变，多惨啊！他所有的美梦都破碎了，所以除了暂时让罗伯达回老家去，哪怕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现在他竟然这么说，而且觉得自己很机灵，依他看，应付即将到来的变故，也需要几个星期的准备呀。他再次撒谎说，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至今还没能像预期那样积下一大笔钱，至少需要三四个星期才能让他把钱凑齐了。他还设想过，要对付这次变故，这个数目是不可少的。他记得，罗伯达估计过，至少 150 美元或 200 美元。因为至少在她眼里，这数目已不小了。可是事实上，克莱德除每月的薪水，倾其所有，不过是 40 块美元罢了。而他却梦想用这点钱，以及还可能弄到点，不管有多少，作为去第 12 号湖的开销呢。

克莱德为了使自己让罗伯达先回老家的建议更显得有说服力，补充说，她不是至少也得作些准备吗？她不能就这样走了，这关系到她的出嫁，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总得添些什么衣服之类的。为什么不先挪用她这 100 块钱（哪怕是一部分）派这个用场呢？克莱德实在急得走投无路了，就抛出这么个馊主意来。罗伯达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把握，所以关于自己的妆奁也好，新生儿的用品也好，既没买，也没缝制。现在她认为，不管克莱德这个主意用心是否险恶，反正跟他以前的主意一样，总是与要拖延此

事有关。其实，她心里早有打算不能花二三个星期，找个有时给她妹妹帮忙的裁缝，钱用的不多，手工也行，至少做一两件合适的衣服，如一件是灰底的花塔夫绸连衣裙，午后穿的，就按电影里见过的那式样做，如果克莱德说话算数，在婚礼上她还可以穿上它呢。这是件令人喜欢的漂亮时装，她还要做一顶飘逸潇洒的小小的灰色缎子帽子作为陪衬。要用撑边的女帽的式样，并用淡红或深红樱桃作为帽饰，另做一套素雅的蓝哔叽旅行装，配上棕色鞋，棕色的帽子。她那动人的风采决不会逊色于哪个新娘的。尽管这项准备工作意味着又得拖延几日，还要花不少钱，尽管克莱德根本不可能跟她结婚，而且这种想像中的结婚对他俩来说已是褪了色，暗淡无光的，事实也是如此，可不管怎样，终究改变不了她的想法，结婚是终身大事，是庄严犹如圣礼，在她心目中还富有某种色彩和罗曼蒂克的情调，即使是在这样很不如意的情况之下，她也这么想。奇怪的是，尽管她和克莱德之间已到了令人恼怒的僵局，她还是用最初的眼光看待克莱德。他是格里菲思家族的一员，是地道的上流社会里的年轻人，虽然他不是很有钱，但和她同类的姑娘们，以及许多出身比她高得多的姑娘也都乐意以这种方式跟他联系——那就是嫁给他。或许他反对跟她结婚，可他毕竟是个重要人物，哪怕他只有一点喜欢对方，跟他在一起，也可以说得上无比幸福。反正，以前他确实爱过她的。据说男人，至少有些男人是这样（她曾听母亲和其他人说过），只要有了小孩，有时他们对妻子的态度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不管怎么说，只要她同意过的那些条件能严格遵守的话，她就可以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尽管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只要有他守在自己身边，帮助她渡过难关，并把他的名字传给孩子和支持帮助她，直到她再能自食其力为止，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由于时间关系，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计划，因此也就聊以自慰。她心里非常疑惑、不安甚至悔恨，因为她看得出，克莱德对她显然漠不关心。于是，5天之后，带着这种心情，她便动身回老家去了。（在这之前，她已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身体不舒服，要

回家一次。)她动身回比尔茨的那天,克莱德去给她送行,跟她一起搭车到方达,而后两人分手了。就克莱德来说,他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或者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对他来说,沉默是最重要的。只有沉默才是绝对重要的事,甚至灾难的利刃悬在他头顶时,他还能想得多一些,不致被她逼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暂且不会因这种担忧而受折磨,那就是,恐怕罗伯达在惊慌、忧郁或是疯狂的心态下说出那些话,使他跟桑德拉拟定的某个美好计划难以实现,当然,如果他有某个好计划的话。

差不多这个时候,从第12号湖寄来了桑德拉给他的几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提到,不久他去那里会有一些怎样的事等待着他的到来。碧水——白帆——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开车兜风。正如她前次说过的,她已经跟伯蒂娜全都商量好了。最后还有亲吻,亲吻,亲吻!

第四十二章

这时,两封信寄达了克莱德的居舍,而且是同时到达的。这足以使情况变得更加棘手了。

我最亲爱的克莱德:

我的小心肝怎么样啦?一切都好吗?这里的景色壮观极了。现在已经到了很多人,每天还有更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涌来。松树岬的娱乐中心和高尔夫球场都已经开放了,那儿到处都是游人啊。此刻,我还能听见斯图尔特和格兰特驾驶着他们的汽艇开往格雷湾去的马达轰鸣声呢。亲爱的,你务必抓紧,赶快上这儿来吧。这儿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碧绿的草坪林荫大道,可以纵马急驶;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娱乐中心游泳、跳舞。我刚骑着狄基遛了一圈才回来,真是惬意。午饭后,

我还要骑着马把这些信送去寄掉。伯蒂娜说，她将在今天或者明天要给你写一封信，随便哪一个周末，或是随便哪一天都可以，只要桑达说一声来，你就赶紧来，听见了吧，否则，桑达就要狠狠地用鞭子抽打你的。你这淘气的宝贝蛋儿。

你是不是还在那家糟透了的工厂里拼命地干活呀？桑达希望你到这里来，跟她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骑马啊，开车啊，游泳啊，跳舞啊等等的。可别忘了带上你的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因为在娱乐中心那儿还有个一流的球场哩。

今天早晨，我在遛马时，一只鸟突然从狄基的四蹄下飞了出来，使马受了惊，就脱了缰似地狂奔乱跑起来。桑达被马颠得真够呛，亦被细树枝扎得很惨。克莱德难道不替你可怜的桑达难过吗？

今天，我写了很多信。吃过午饭，就骑马去赶下一班邮车把信发走。然后，桑达、伯蒂娜和尼娜就要到娱乐场去了。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吗？我们不就可以随着“陶迪”的优美乐曲翩翩起舞了吗？桑达就喜爱这首歌。但是，这会儿我得要去打扮打扮了。明天再继续给你这个淘气鬼写信。一接到伯蒂娜的信，你就立即回信啊。那么多的印迹，你都看见了吗？那都是吻痕呀。这大大小小的吻痕可全是给你这小淘气的。每天给桑达写信，我也会写给你的。

再吻你

6月10日于松树岬

一接到信，克莱德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语气与措词跟她的来信相仿。但是，几乎就在同一个邮班，至少在同一天，他也收到了罗伯达的来信，全文如下：